

无缝地带·寂灭

李泉——著

6 当代谍战类扛旗作家
年沥血之作

再现五重身份红色特工死战绝望之地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无缝地带·寂灭

李杲——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缝地带. 寂灭 / 李泉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155-1686-8

I. ①无…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6470 号

无缝地带·寂灭

作 者 李 泉
责任编辑 丁洪涛 张礼文
开 本 70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6. 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686-8
定 价 39. 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0080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 //www. jccb. com. cn](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 com](mailto: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18911105819

这不是一个谍战故事，而是一个多重身份的中共超级特工，孤独地在泯灭人性之地进行潜伏和战斗的多面间谍生涯和矛盾人性复盘。

第十一章	老女人与新技术	2
第十二章	未知的数字	26
第十三章	神秘的多情帅哥	50
第十四章	油上点火	72
第十五章	幕后帮手	96
第十六章	鹧之殒	120
第十七章	四面楚歌的年关	144
第十八章	假道伐虢之绝妙版	168
第十九章	有一种痛苦叫不能说	194
第二十章	真爱的注解	228

“虽然这场战争从北平开始，但在关东州却以另一种方式爆发……关于关东州日本侨民示威游行事件，其实我和安藤部长早有预判。林重的妻子童娜在此事件中受伤后，我本以为林重会对那些日本人发火，可他并没有这么做……”（选自廖静深的《关于林重等人反满抗日纵火特大间谍案的报告》第十一部分）

第十一章 老女人与新技术

半小时后，树林中，用土堆成一座无名坟堆后，卢默成一言不发地蹲在它跟前。林重点了三支烟插上去。半晌，卢默成喃喃道：“我不是真的勇士。”

林重问道：“你还有他的照片吗？”

“除了机密档案上的，其他的都被我烧了。”

“我给你洗一张？”

卢默成摇摇头，用脚把坟堆踩平后，拍了拍林重的肩膀说：“陪我去海边走走吧。”

卢默成坐在礁石上，对林重说道：“当年北伐，我妹妹和妹夫把他托付给我后，都去参战了，再也没回来。其实我把他带进咱们队伍当中的时候，就有一种预感。这孩子太像他父母了，认定的事，火车都拉不回来。”

“他非常优秀，不止我这么认为，就连追捕他的翟勋和日本关东军也这么说。”林重说。

卢默成看着远方，不屑地撇撇嘴。

“你应该知道，在战争中，我们的荣誉不一定会来自我们自己，而恰

恰是我们的敌人。一个作家说过，‘敌人给你的赞誉，要比朋友给你的赞誉真实一万倍’。”林重解释道，“战争双方不仅是武器的较量，还有意志和勇气的较量。我从未见过哪个关东军军官会如此赞誉一个中国人，他们非常看重勇气和荣誉。”

“他有没有留下会导致你暴露的线索？”卢默成问。

“没有。但是，廖静深通过他的眼镜查出他住的旅馆，应该能查出他的身份。”

“让他们查吧，那些全是假的。”

“但是，如果他们往复兴社方向调查，又查无此人，不就摆明了沈颢是共产党员吗？”

“我们打入复兴社都很困难，日本人什么时候打入复兴社了？这不可能。”

“战争中一切皆有可能。当然，但愿是我多虑了。”林重把清凉油涂在太阳穴上说，“这几天总睡不好。”

“我看你这半年是忙晕了。你不但帮助共产国际，还得面对两个女人。现在我又来了，而且你还得每天面对日本人。多重身份给你带来的压力太大了，让医生给你开些镇定药吧。”

“药物能治疗我的身体，但无法治疗我的精神，医生帮不了我。老卢，你得帮我个忙，把柳若诚调走。”

“你真以为我手眼通天？”卢默成苦笑道，“你知道满足你这个要求会经过多少人？知道你身份的人越少，你越安全。”

“但我确实很难受，你可能不了解我的感觉。我每天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有时候我明明可以做个好丈夫，但是做不到；有时候我明明可以和柳若诚正大光明地接触，却很心虚。我无时无刻不在做贼。”林重说道，“我一直想找个人说说心里话，哪怕对他说说我的苦恼，但是这也不可能。”

“我这个倾听者不是来了嘛，有些事我不一定能帮你，但有什么烦恼可以对我说，我做你的心理医生。”

林重苦笑着，捡起一块椭圆的小石头朝海里甩去。

“这段时间你打算做什么？”林重随口问道，又马上更正，“对了，这违反纪律，我不该问。”

“这并不违反纪律。现在你是我的上级，是中共大连地下党组织的高层领导，只要纪律允许，你就有权知道一切。”卢默成又说，“我考虑过了，以前中共大连特委之所以差点儿被赵东升全部出卖，就是因为横向联系。现在我要改变这种联系方式，以后所有负责人都跟我单线联系。在大连这个地方，知道你是中共的，只有我一个，在延安也是极少数。”

“这没用的，日本人对待为共产国际办事的中国人和对待中共的手段是一样的。”林重皱着眉头低声说。

卢默成掏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些人的信息，说道：“你先别想那么多，我要重新恢复大连党组织，这是人员名单，你帮我给他们找到假身份。”

“小意思。”林重把名单收好说道，“你刚来大连，我请你去吃顿海鲜，再喝点儿小酒。”

“旅途太累，我今天也没心情，以后再说吧！”

“怎么这么扫兴呢？真不去？”

“真不去。”

“好吧。我得回去了。今天本来说好要陪她们母子俩的，又出来见你，回去不一定怎么挨批呢！”林重说道。

卢默成又想起什么：“你想没想过，赵东升为什么会叛变？”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而且把有关的档案都看过了，到目前为止没发现什么。”林重接着说道，“不过我认为，他叛变的原因无非是两个：一，他被意外发现。在关东州这个地方，你的一个眼神，或是一个举动都能暴露你的身份；二，有人出卖他。问题是，如果是原因一还好说，如果是原因二，就说明在他之前还有人变节。”

“你说得对，这正是我担心的。”卢默成问道，“你没去问问翟勋？”

“该问的我都问了，再问下去很危险。”林重说道，“你可能不知道，神谷川对我们保持有限的信任，即使有人出卖赵东升，他也不会告诉翟

勋。说白了，翟勋只是一个负责抓人杀人的走狗。至于廖静深知不知道这件事的原委，我都持怀疑态度。”

“如果真有人出卖了赵东升，我就算把这座城市翻个底儿掉，也要把这个人渣抖搂出来。”卢默成咬着牙，扭头见林重在偷着乐，问道，“你笑什么？”

“没什么，就是庆幸看见了你的另一面。老卢，你生起气来有点儿可爱。”林重笑道。

“我生气了吗？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生气了？”卢默成皱紧眉头反问道。

“行，行，当我傻乐吧。”

如此愤怒的卢默成是很少见的。林重看着他，觉着他心里一定藏着一种自己无法理解的情感。分手的时候，卢默成回头问：“你们每天几点下班，周几休息？”

“下班时间经常不固定，一般都是周日休息。怎么了？”

“没什么，注意休息。”

看着卢默成远去的背影，林重沉思了一会，觉得有些疑惑，却没有多想。

回家吃完饭，林重见童娜和柳若诚居然关着卧室的门谈得兴起，于是找来一个杯子，扣在书房的墙壁上静静地听。

“我一直觉得他挺有脾气的，但是不轻易表露。在大连男人里，他的脾气算好的。”柳若诚说道。

“这还算好？不好的应该是什么样啊？”童娜揶揄道，“反正我觉得他不是个称职的丈夫，幸亏你当年没嫁给他。”

柳若诚什么也没说，只是笑了笑。

俩人然后聊起一些见闻。林重蹑手蹑脚地放下杯子，打开那份人员名单细细看起来。

早上，林重来到技术组办公室，对樊晓庵说道：“樊组长，你做个假证件。一会儿我要考核新来的那几个警察，你把假证件送到我办公室。”

林重回到办公室，给翟勋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樊晓庵拿着假证件

走进来，对林重说道：“副科长，假证件我做好了。你看看我的手艺。”

“你们技术组缺什么人才？”林重接过假证件问道。

“当然是鉴定方面的人才。”

“那就对了。”林重看了看那个假证件，笑道，“都能以假乱真了。”

“其实高手还是能看出其中的区别。”樊晓庵指着证件照片上的印章对林重说道，“以前共党分子做的那些假证件，首先纸张就和真的不一样。我们用的纸张较厚，质量好，发白；他们用的纸张都很薄，发黄。还有，我用的是以前缴获的共党分子制作的假印章，其实这印章就有问题，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你看这里……”

这时，翟勋进来问道：“等会儿我还要出去，你找我有事？”

林重说道：“你们行动队不是缺人嘛，前几天新来的那批人还在等分配呢！我要看看他们的能力，等会儿你们帮我把把关。”

“什么人才鬼才，都他妈是家里有背景的。”翟勋往椅子上一坐，跷起二郎腿嘟囔道。

“话不能这么说。有些事情大家心里有数，但不一定非要说出来嘛！”林重说道。

“哟，到底是领导，觉悟就是不一样啊！”翟勋揶揄道。

林重刚想反驳，樊晓庵接茬儿道：“副科长，我觉得翟队长说得有道理。就拿我们技术组前几天来的那个小周来说吧，他履历表上填的是某名牌大学毕业，各门功课都是优秀，还当了半年见习警察，结果来了以后一问三不知。”

“有这种事？他是谁招进来的？”

“还能有谁？科长呗！”翟勋把“廖”字含糊不清地一带而过，阴阳怪气道。

林重笑了笑，什么也没说，给档案室打电话，对负责人说道：“让前几天新来的两个警察带上他们的档案到我办公室。”

片刻，两个新警察走进来。

林重问道：“叫什么名字？”

“张云斌。”戴着眼镜的高个说道。

“常龙。”又矮又壮的人说道。

“这些证件里有真有假，你们辨别一下。”林重把那些真假并混的证件往他们眼前一推，然后翻看他们的档案。

常龙还在摸着脑袋吃力辨认，张云斌却扶了扶眼镜对林重说道：“这张证件有问题，虽然做得很逼真，但印章不对。”

林重看看樊晓庵，又问张云斌：“你当警察几年了？”

“不到两年。”

“平时有什么爱好？”

“看侦探小说，还喜欢做西餐。”

“看来家庭条件不错。”林重点点头，又看了看樊晓庵。

“这个人我要了。”樊晓庵笑着说道。

张云斌跟着樊晓庵走出办公室。林重看着垂头丧气的常龙说道：“你平时喜欢干什么？”

“抽烟，打牌，打麻将。”

“枪玩得怎么样？”

“关东州市面上能见到的枪，我都会玩。”

翟勋把配枪卸成若干个零件，往常龙跟前一推说道：“一分钟内组装好。”

林重看着表。还没到一分钟，那些零件就被常龙组装成一把完整的枪摆在他们眼前。

“会打架吗？”翟勋把枪收起来问道。

“从来没输过。”常龙歪着脖子说道。

“能对付几个？”

“五六个吧！”

“要是你亲戚犯罪了，你会抓他吗？”

“那得看抓了他我能不能升迁。”

“要是能升呢？”

“手到擒来的事儿。”

林重说道：“你现在就去行动队报到。”

常龙走后，翟勋对林重抱怨道：“好的让樊晓庵挑走了，剩下这样的才给我，你也太偏心了吧？”

“你喜欢每天看小说的，还是喜欢能陪你看场子和抓人的？”林重揶揄道，“这家伙连他亲戚都忍心抓，你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翟勋咧嘴一笑，无可奈何地走出去。林重又给档案室打电话：“把这几年失踪和死亡的没注销的人口档案拿来，我要查个案子。”

那些档案被送到办公室，按照卢默成提供的地下党员的信息名单，林重挑出一些符合条件的档案，做了一批假证件。刚做完，廖静深打电话让他带人去大院里接收新设备。

林重把那张名单烧掉，又把灰烬倒进马桶冲走。他来到大院，只见电讯组组长傅剑凤、技术组组长樊晓庵和钱斌都在院里。

“林副科长，廖科长怎么没来？”樊晓庵笑着问道。

“他有事在外，让我负责接收设备。”

“老廖怎么搞的，这么重要的事他都不来？”傅剑凤拉着嘴角的法令纹，旁若无人地嘟囔了一句。

林重嗅到了这句话里的意味，用余光看着傅剑凤阴沉的脸，微微笑了笑。

一辆满载设备的卡车驶进来，后面跟着一辆无线电测向车。

“你们把设备搬回去，让各个科室的负责人签字。”林重吩咐几个手下。

“测向车用的是经过改良的八木天线，最新的技术。所有的参数和功能都在这个手册里面。”一个警官拿出一本参数信息手册，递给林重，却被傅剑凤一把抢过去。

“这是机密资料，老廖说由我保管。”傅剑凤说道。

林重尴尬地笑了笑，核查完毕后在收据上签了字。他刚回到办公室，翟勋拿着一把枪走进来，“咔嚓”一声拉动套筒递给他：“看看，新来的柯

尔特，怎么样？”

“凑合，就是油上得少了点儿。”林重摆弄几下还给他。

“这天真热。”翟勋刚喝一口林重的茶，一口喷在地上喊道，“刚泡的啊？烫死我了。”

林重坐在椅子上大笑，转而收起笑容，故意嘟囔道：“傅组长这个人挺奇怪的，我去接收装备，她却把无线电测向车的参数手册抢走了。”

“你说傅剑凤啊？操，这个老女人就那样，典型的更年期综合征。整天跟谁都吊着脸，像别人都欠她二百块钱不还似的。”翟勋坐在林重的办公桌上，又问道，“咋的，你想整死她啊？”

林重不以为然地一笑：“更年期？傅组长好像没那么老吧？”

“那就是她欲求不满。其实这样也好，以后她的科室因此出了事，你就可以避嫌了。”翟勋说道。

傅剑凤带着测向车的参数手册走进电讯室就说道：“相信大家对八木天线都不陌生。现在装有改良版八木天线的测向车来了，咱们要尽快地熟悉这些新设备。现在测向员跟我去会议室开会。”

会议室里，傅剑凤在小黑板上连写带画地讲着。天气燥热，每个人都在旋转得并不快的吊扇下汗流浹背地记着笔记。见林重下班路过门口，傅剑凤阴着脸看了他一眼，上前一把将门关上。

刚讲完几个要点，突然一个女组员推开门说道：“组长，我们监测到一个讯号。”

傅剑凤放下粉笔，快步跟她走向电讯室，片刻又回来对众人说道：“有个新讯号，所有人马上到测向车前集合！”

傅剑凤来到行动队，见翟勋还没走，就对他说道：“翟队长，我们监测到一个新讯号，请你带几个人跟我走。”

林重下班后找到柳若诚，问道：“装上八木天线的无线电测向车有多厉害？”

“现在苏、美、德就使用这种天线。这种天线是八木秀次和宇田太郎

发明的，原本是日军的核心机密，但是它的使用者——那些测向员被美、苏等国在战场上俘虏了不少，所以它现在几乎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它目前是最先进的无线电测向和通信工具，但是能把它的优势发挥到什么程度就因人而异了。我见过苏联最优秀的测向员只用十分钟就把敌台的位置确定在半径二十米范围之内。”柳若诚说道。

“如果有这么一辆测向车，你能把敌台的方位半径缩小到多少米？”

“二十米。怎么了？”柳若诚问道。

林重对柳若诚竖起大拇指后，又忧心忡忡地说道：“警察部今天进来一批设备，其中有一辆无线电测向车，装备的就是改良后的八木天线，据说是最新技术。你们可得注意了。”

“有没有它的技术参数等数据？”

“被电讯组的傅剑凤拿走了。我早就说过这个女人不好对付，谁的账她都不买。”

“其实测向车是靠不断移动来侦测电台方位的。如果能不断地变换发报地点，实现移动发报，要追踪也很困难。”柳若诚说道，“苏联领事馆的电台日本人都知道，只是碍于外交关系而不便捅破这层窗纸罢了。”

“对了，你这半年多对章鲁的业务培训进行得怎么样？去年还真让你说中了，阿列克谢耶夫上校让你们留意一下满洲炼油厂，有情报说是因为日军发动侵华战争，需要大量的成品油，所以近来它的产量激增。”柳若诚说道。

“这段时间章鲁自己在家搞试验。我忙不过来，还没来得及检测他的水平。”

“一定要让他达到能独立制作定时起火装置和执行放火任务的水平。”柳若诚说道，“长春、奉天、安东等地的放火效果都不是很理想，原因就是缺乏这样的业务人员。阿列克上校说，你要是能去培训他们就好了。”

“阿列克是不是喝伏特加喝高了？拿我当孙猴子呢，会分身术？”

柳若诚被林重送到家后，看着桌上有一个小礼盒，问王妈：“这是什么？”

王妈边擦地边说：“这是一个姓陆的先生送来的。你不在，他就把东西留下了。”

“是不是叫陆远南？”

“就是他。我看这个陆先生对你挺上心的。他开车来的，好像很有钱，长得又帅。小姐，你岁数真不小了啊。”

“行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柳若诚叹口气，托着腮看着礼盒发呆。

天色渐渐暗下来。一条街上，无线电测向车上的几个人一边监听那个神秘的讯号，一边计算着数据。傅剑凤时不时地根据那些数据在地图上用圆规画出大致的方位。当地图上的圆圈越缩越小的时候，她吩咐司机：“前面路口往左转！”

翟勋带着人开车跟在测向车后面。见测向车朝左转，他不满地呸了一声。

卢默成家里，灯泡扣上灯罩。在昏暗的灯光下，一个叫方茂的年轻发报员左手夹着烟，右手轻快地按着发报电键。卢默成在一旁焦急地扇着扇子踱来踱去。几分钟之后，方茂摘下耳机，把烟在满是烟头的烟灰缸里碾灭，擦着汗对卢默成点点头，起身把一张纸交给他：“这是上面发来的，我已经回复了。”

卢默成欣喜地给他扇着风，说道：“你快收拾一下，以后这个电台就交给你了。记住，遇到危险时宁可舍弃它，也不能把自己置于死地。”

卢默成把写满数字的纸拿到卧室，找出一本书对译。突然，门前传来一阵刹车声，紧接着门被急促地敲响。方茂正在收拾东西，一紧张把茶杯打翻在桌上，茶水沿着发报机的底座转了半圈。方茂拔出枪。卢默成按住他的手，侧耳听了听，对他说道：“你带着电台，赶紧从后门走。”

卢默成送走方茂，打开房门，只见林重站在门前。

“这院子有点儿小，把车倒出去会比较困难。”卢默成看着林重停在院子里的车说道。

“周围没有几辆车，我把车停在路边太扎眼，被熟人看见就不好了，

谨慎一点总没错。”林重拿出证件交给卢默成，“这是你要的假证件。我没有印章。”

“印章我们自己会刻。你的效率真够高的。”卢默成把林重带进屋说道，“上面指示，让我们密切关注大连港的日军船舶情况。这些数据我们将会与国民党军事情报部门共享。你能不能搜集到这方面的情报？”

“上面的指示？用电报发来的吗？”

“怎么了？”

“什么时候发的？刚才发报员在你屋里发的？”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卢默成疑惑道。

林重指着桌上的两个茶杯和发报机底座边缘洒出的半圈水渍说道：“老卢，如果神谷川或者廖静深，哪怕是樊晓庵站在这里，你肯定逃不掉了。”

卢默成低头反思，半天没说一句话。

林重说道：“警察部今天增补一辆无线电测向车，你们最好减少发报的次数，还要不断变换发报地点。”

“我们发报员的业务很熟练，这么多年从没失过手，你担心什么？”

林重看着卢默成说道：“你不知道，警察部电讯组组长傅剑凤是个很难对付的女人。现在有了新设备，她会轻而易举地锁定电台的位置。”

“如果是这样，我会提醒他们的。但是照你说的那样，减少发报次数和变换发报地点，这很难办。发报的次数不是我们说了算的，需要发就得发，没有需要的时候也得按照事先的约定时间接收信号。”卢默成皱着眉头说道。

“你能不能搞一辆卡车，每次发报时，把车开到比较隐蔽的地方，让发报员在车上发报。这样就可以规避风险。”

“如果这个办法真的能规避风险，不是不可行。但是我刚来大连，搞一辆卡车得需要时间。”卢默成说道。

“最好快一点儿。我估计你们刚才发报时就已经被傅剑凤监测到了。她的电讯组本来就很神秘，这个老女人更神秘。有时候我上班，她却下